

of Jixianlin
o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季羨林
论中印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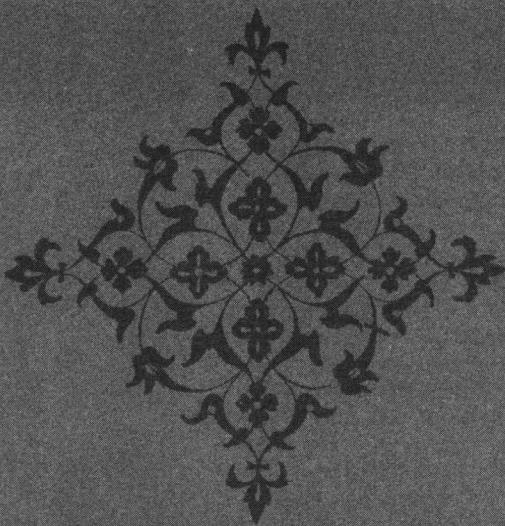
季羨林 著
王树英 选编



季羨林

论中印文化交流

季羨林 著
王树英 选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著王树英选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6.1

ISBN 7 - 80187 - 963 - 5

I. 季... II. 季... III. 文化交流 - 中国、印度 - 文集
IV. G1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7332 号



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周奎杰 张世林

装帧设计：王铭基 翁 敏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中文网址：www.nwp.com.cn

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6306

印刷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87 - 963 - 5/G · 476

定 价：29.80 元



序言

中国和印度是邻国，至少在两千余年来一直是好邻居。我们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里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文化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和印度也都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在迅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印度亦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在新的形势下，中印两国为了更好地建设各自的国家，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则显得更为重要。这对我们两国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

我的学生王树英，对我的一些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章和讲话一直很感兴趣，他建议我出个专门的集子，他还亲自进行了选编，现已汇集成册。我想：这些年来，中印两国之间，无论是官方互访，还



是民间往来，都在日益增多，合作项目与合作领域亦在逐渐扩大，两国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可喜的事情，令人鼓舞。在这种形势下，我的这些分散的文章和讲话，若汇集成册问世，也许有利于中印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中印友谊不断和谐地发展，对两国，甚至对世界和平，都会有好处的。因此，最后我同意出版这个集子。是为序。

季 美 林

2005 年 9 月 10 日



编者的话

季羡林先生一贯认为：“文化交流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多少年来，他无论在有关会议上的发言中，还是在一些文章或著作中，都是这样强调的。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合起来占了其中一半。人类总共创造出了四个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中印合起来，可以说也占了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中印两大文化体系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两大文化体系在世界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崇高的价值。它们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夺目的光辉，起源之早，延续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生命力之强，门类之多，影响之大，可谓世上罕见。两大文化圈之间，又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因此，季先生强调指出：“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话千真万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中印两大民族文化这样密切，在世界上的确是举世无双的。

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印两国就开始了经济文化交流，对此中印两国的史书中都有不少记载。在印度著名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均提到“中国”或中国的“丝”，在印度古代文献《利论》(Arthashastra) 和《摩奴法论》(Manusmrti) 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并且在印度迈索尔地区还考古发现了中国公元前 2 世纪的钱币，如此等等。这些充分说明，两国在公元前几个世纪，至少在公元前 2 世纪以前就有了商

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到了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了，许多印度僧人不远万里到中国来传教布道，许多中国的高僧也历尽艰辛到印度去求法取经。在这期间，也不乏有两国的商人和使者彼此往来，对此中国史书中也有不少记载。这样，既有精神文化交流，又有物质文化交流。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流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主次也有所区别，有时以精神文化交流为主（如佛教），有时则以物质文化交流为主（如商贸）。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不断传入与传播，中国古人从佛教徒或通过佛教的形式学到了印度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等，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当然，影响是相互的，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也传到了印度，促进了印度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事实。与此同时，也有商贸活动，彼此交流，互通有无，从而丰富了中印两国的物质文化。从中国传入印度的东西，除了丝织品外，还有钢、茶、糖、花生、瓷器、枣、栗、桃、梨、石榴等等。至于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东西就更多了，据中国文献记载，有珠宝、奇石、干姜、婆罗树、菩提树、胡椒、豆蔻、郁金香、茉莉花、沉香、天竺桂、犀角等等，不胜枚举。

但是，自近代以来，我们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减少了，原因是，我们两国相继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20世纪40年代，中印两国相继取得了民族独立，才重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印两国分别自解放和独立以来，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取



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有着地缘优势和友好交往传统的中印两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便促进中印两国的经济和文化更加繁荣，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在这一点上，中印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然而事实上，就现阶段而言，中印双方相互间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从中国方面来讲，多数中国人，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外，对印度的了解大多仅停留在“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层面上，对印度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化，了解得还不够。反之，印度也是同样。因而也就影响了中印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从长远角度看，对中印两国各自的发展是不利的。

近年来，中印两国之间，无论是官方互访，还是民间往来，都在日益增多；两国间的合作项目与合作领域亦在逐渐扩大，中印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可喜的事情，令人鼓舞。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渴望更多地了解印度；同样，越来越多的印度朋友也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这种了解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民族风情和经济技术等重要内容。实际情况也说明需要加强彼此了解。正是由于还缺乏了解，中印两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往往闹出许多不应有的笑话或很不愉快的事情，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印两国虽然同处亚洲，又为近邻，两国彼此间有所了解，但很不够。中



印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虽然有，但开展得也还不理想，这与中印两国在历史上长期彼此影响的程度相比，简直极不相称。特别是在新世纪新千年到来的今天，亚洲各国的经济正在迅猛腾飞，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促进文化的更加繁荣，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中印这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其中将充当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一发展趋势，正越来越成为世人的共识。当今世界的人们不只是注意到印度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更注意到印度是世界经济大国之一，正在奋身崛起，粮食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成了一个农产品出口国；印度已拥有现代资本集约型工业体系，并且拥有占世界第三位的科技人才储备库，这是个巨大的发展潜力；印度的软件产品占全球用户软件开发市场份额的 16.7%，在美国销售市场上占 60% 以上，因此，比尔·盖茨惊呼：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既不是美国，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据专家分析预测，印度将成为 21 世纪软件超级大国，如此等等。以上说明，印度在迅速发展。中国也是同样，亦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世界所公认，并为世界所瞩目。今天，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如何迎接新世纪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寻求本国经济与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印两国之间有着广阔的交流领域和长远的合作前景。

在这种形势下，中印两国为了更好地建设各自的国家，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便愈加具有重大意义。而文化，只有相互交流，才能更



加繁荣，只有相互交流，才能相得益彰，这也是早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随着中印两国友谊的不断发展，中印文化的交流活动，必将更加频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几十年来，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加之勤奋钻研，他在语言学、佛学、历史学、文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他用心最多、成就最大的则是对印度学的研究。在印度学研究方面，他对印度的语言、历史、文学、文化及中印文化关系史等方面有独到见解，成就斐然。因此，印度著名的瓦拉那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印度文学院授予他“名誉院士”。

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季羡林先生一贯重视的，与上述几个研究领域有关，内容相当广，研究的时间也相当长，但重点还是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当然，他的研究“还旁及中国与波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季先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演说和不同的著作中，对中印文化交流都有精辟论述，这类文章都分散在不同的书中，他的著作如“山”，读者想一一查找有关内容，费力耗时，也许不便。为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方便读者，今天，我把他的—些有关文章收集整理，精选 25 篇，汇集成册，经季先生同意，命名为《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一并发表。我想，这个文集不仅有利于中印友谊的不断发展，而且对中印文化交流会起到积极作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若有不妥之处，亦应由我负责。

王树英

2005 年 8 月 5 日写

8 月 7 日改

季羨林简介

季羨林教授博古通今，著作等身，享誉国内外，受到世人的钦佩和景仰，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东方之子。

季羨林教授出身贫寒，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官庄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庭清贫，他6岁时赴济南投靠叔父，后在当地上学读书，得到其叔父的大力帮助。从高小开始，叔父要求他课余学习英语。上初中后，叔父更亲自为他讲课，还要他课余参加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还要他去“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英文。叔父的栽培，不仅为他日后学术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从小培养了他喜好读书的良好习惯。

1926年季羨林转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学习，受业于桐城派作家王昆玉先生，对季羨林影响极大，从此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自学《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等人的文集。在此期间，坚持学习英语的同时，开始学习德语。

1929年转入省立济南高中，适逢著名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在此任教，这使季羨林获益匪浅。从此，他便改用白话进行写作，课余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诸如《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在天津《益世报》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与此同时，还从事一些翻译工作，如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老人》、《世界的末日》等，均发表在山东《国民新闻》上。由于他勤奋学习，在高中三年，成绩一直最佳，名列第一。

1930年，19岁的季羨林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



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193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在清华四年，不仅专修了德语，还选修和旁听了文艺心理学和佛经翻译文学等课程，为他后来的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和文艺理论等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在此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还创作了不少散文，也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都陆续见诸报端，可谓成绩斐然。

1935年，季羡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大学深造，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留学生涯。在哥廷根大学，他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值世界第二次大战，烽火正炽，交通中断，他欲归不能，只好孤身滞留在德国，继续从事研究。5年之内他写了数篇优秀学术论文，从此声名大振，饮誉四海，他在这一时期写成并发表的数篇论文，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

1945年秋，欧战硝烟未尽，季羡林急切盼望归国，他取道瑞士、法国、越南、香港，几经辗转，终于在1946年夏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国，当时他35岁。

1946年他被破格聘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兼东语系主任。从此他在北京大学执教，一干就是几十年。今天他已年届九五，但作为终身教授的他，仍精力充沛。他几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争分夺秒，认真从事教学、科研和研究生辅导工作。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内，出版了大量著作，取得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巨大成就。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据粗略统计，先后任过不下50多个主要职务，占用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诸如系主任、所长、会长、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以及几届全国政协委员等等。一干就是几年或几十年，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哪有时间看书或从事写作？他只有见缝插针，他的时间完全是挤出来的。每天清晨四点钟，当人们还在酣睡时，他已伏案开始工作了，几个小时后，再吃早饭，然后去上班从事政务。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因此，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他有如此大量著作问世，怎不让人吃惊，怎不使人佩服！

季羨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很难用一两句话所能包容，只能说他研究的领域包括哪些。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印度学研究，2. 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3.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 翻译著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5.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6. 散文创作等。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树，贡献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几十年来用力最勤、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领域。所谓印度学，包括印度的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等等。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等书籍，这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并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变化特点，他的论文为判定佛教经典产生的年代、地点、流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解决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发现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他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自己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他把语言研究与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探讨古代佛教



语言时，并不严格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而是努力探究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季先生的大量细致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语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代表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等。

在印度文化学研究方面，季羡林先生继往开来，功勋同样卓著。他对印度文化的形成、特征、优点与长处、缺点与不足，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国文化的区别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对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也有科学的说明。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相互学习、文化交流，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季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并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话千真万确。他身体力行，不仅介绍了印度文化，而且还做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动了我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他代表作有《季羡林论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论文集》等。在他的垂范和积极倡导下，我国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在历史学方面，先生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而且还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示范。他对许多前人没有注意到或没有解决的有关印度历史问题，做了科学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填补了研究的空缺，从而开拓了印度历史研究，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盛赞。他的代表作有《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1857—1859 印度民族起义》、《糖史》等等。

在佛教研究方面，他用大量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



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匡正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等；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他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他的代表作有《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羨林文集》第11卷）。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他对中印两三千年的文化交流的事实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整理，指出其交流的特点：“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代表作有《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他的著作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和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这一广大地区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五彩纷呈的历史画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代表作有《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糖史》和《大唐西域记校注》等。

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他率先倡导在中国恢复比较文学的研究，指出比较文学属文化交流范畴，强调了“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其代表作有《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见《季羨林文集》第8卷）。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做了大量翻译和研究，填补了我国印度梵文文学的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印人民之间的友谊，获得了中印两国学者的交口称赞。其代表作品有《沙恭达罗》、《五卷书》和大史诗《罗摩衍那》等印度古代著名文学作品以及他主编的一本80万字的《印度文学史》等。



季先生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即几项工作同时交换进行。与此同时，若偶有所感，还写点散文。长此以往，截止目前为止，已创作出 150 多万字的散文，现汇集成册，如《季羡林散文集》、《天竺心影》、《万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小品》等十余部。提到季先生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的散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淳朴、亲切、幽默和睿智，有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情感。

上面粗略地列举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领域及主要成就。其实，他的书或文章有些难以区分和归类，因同一本书或文章，往往涉及面很广。以上列举，只是一个大体归类罢了，何况还不全面。对一般人而言，一生几十年，能在上述一两个方面做出些成绩就不容易了，而他在那么多学术领域均有独到的见解和高深的造诣，实属罕见。他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学问成就与精神人品，无愧为学人之楷模。因此，人们对他的由衷地钦佩，并亲切地称他为东方之子，他对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和加强中印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将载入光荣的史册，永远鼓舞和教育人民！

季羡林先生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著作丰盛，但这方面的著作普及推广不够，国内外人士对此有所了解，但尚欠深入具体。随着中印两国形势的发展变化，两国人民都渴望对中印文化交流有更多的了解，这是非常自然的。这种了解不只是指“现在”，还指“过去”，不了解“过去”，就不能很好地了解“现在”。印度著名历史学家 D · D · 高善必 (D · D · KOSAMBI) 也



季 美 林 简 介

说过：“从过去认识现状，也意味着根据现状来了解过去。历史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古今相互的联系来促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过去和现在。”的确，只有这样，才能对过去和现在有很好的了解。读了季羡林先生的著作，不仅能了解“过去”，而且能很好地了解“现在”，对目前中印文化交流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的愿望。通过出版本书，愿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

王树英

2005年11月18日